



蓝鲸书系

Blue Whale series

# 白色大鸟的

# 故乡

张抗抗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# 白色大鸟的故乡

张抗抗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色大鸟的故乡/张抗抗著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 
2007

(蓝鲸书系)

ISBN 978 - 7 - 208 - 07239 - 8

I. 白... II. 张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05683 号

责任编辑 杨柏伟  
美术编辑 杨德鸿  
技术编辑 伍贻晴  
封面设计 赵小凡  
版面设计 杨钟玮  
插图绘制 沈原一

· 蓝鲸书系 ·

白色大鸟的故乡

张抗抗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4 插页 3 字数 92,000

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8,000

ISBN 978 - 7 - 208 - 07239 - 8/I·458

定价 10.00 元

## 观照万类生灵

——“蓝鲸书系”引言

赵丽宏

天地之间，生灵万类，地上跑的，树上跳的，天上飞的，水中游的，大大小小，形形色色。世界的奇妙，由此而起，天地的纷繁，由此而生。地球上的生命，原本互相关联，互相依存，生命之间的和谐，便是世界的和谐。人类，其实只是万类生灵中的一分子。对待其他生命的态度，是检阅人类文明的一杆标尺。

文学中的动物形象，历来是文学世界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古今中外，莫不如此。动物，不仅活在童话和神话中，也活在人类真实的生活里。这是一套和动物有关的书，作者都是读者熟悉的当代作家，书中的文字，有小说，有散文，有童话，有报告文学，也有诗，内容多涉及动物，是人和动物的交流，也是人类对其他生灵的观照和关怀。作家在描绘动物的同时，流露了对生命的热爱，写出了对生活 and 人生的感悟，也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真实性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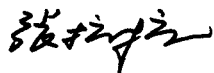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人人都生活在这个和万类生灵共处的世界，举头俯首，到处能看见周围灵动的生命。人类如何与其他生灵和谐相处，如何报答那些有恩于人类的生物，如何保护那些被人类的自私和贪欲逼入绝境的动物，这是当今世界都在关注的话题。但愿这套书中的故事和文字，能引起读者的兴趣，也能引发读者的思索。

丁亥春节于四步斋

## 写在前面的话

生态意识是一种宇宙意识,天道高于人道,地球生物都拥有生命权。我们写作的人,内心更应有一种敬畏自然、热爱生命的自觉。

这个集子里收录的关于动物的一些散文,是近十几年来陆续写下的。天空自由的飞鸟之美,林中凶猛的走兽之奇,一次次给予我惊喜和惊叹。在我们与它们目光“相遇”的那个瞬间,无言之中,涌出无数的思绪;目送它们远去消失之后,那些大自然的精灵,仍与我同在。



2007年3月

# [ 目 录 ]

白色大鸟的故乡

1

小鸟天堂

11

鹊巢

16

鹦鹉流浪汉

19

鹭峰鹦鹉

23

猴岛记趣

28

虎啸

——为虎代言

34

沙暴

72

### 扎龙与丹顶鹤

很多年一直想去叫做扎龙的那个地方。

扎龙那个地名已在耳边盘旋了许多年，带着沼泽地深处水的腥味与草叶的湿润气息，海绵般柔软地吸取了我内心的向往。

只是因为那些白色的大鸟——丹顶鹤。

许多年前我曾见过它们奇妙的舞蹈，许多年里我在天空中寻找它们的踪影。每年早春，它们以家族为单位，两三家结伴而行，从江苏盐城返回齐齐哈尔市郊的扎龙湿地繁衍育雏；秋风霜寒，它们带着已经学会飞行的幼鹤，返回盐城的海边滩涂过冬。那是一条多么漫长而遥远的飞行路线，它们一年一度乐此不疲地远征与悲壮巡回。每次飞机穿行于高空，我都期盼在天上的云层间与仙鹤们相遇——它们飞得如此之高，以至于站在地上的人们，从未能仰望到它们飞行的姿态。

所以我是一定要去扎龙的。“扎龙”为蒙古语，是“扎兰”之音转，意为饲养牛羊的圈。扎龙位于黑龙江松嫩平原，乌裕尔河下游湖沼苇草地带，原为渔区，是中国目前面积最大的芦苇沼泽湿地。1983年建立扎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，1987年被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

发源于小兴安岭西麓林区的乌裕尔河，被冬季丰厚的大雪滋养，开



春后水量充沛，浩浩荡荡穿过广阔的山地平原，流经齐齐哈尔一带下游地区，已无明显河道，逐渐与苇塘湖泊连成一体，然后流入龙虎泡、连环湖、南山湖，最后消失于杜蒙草原。

失去了河道的乌裕尔河，下游的河水漫溢而成旷然无际的淡水沼泽——漂筏甸子、苇荡、苔草、藻类……年复一年蓬勃生长，终于成为一片专为丹顶鹤以及其他大型鸟类、鱼类构设的天堂。谁能说迷失的乌裕尔河，不是由于领受了上天的旨意，才有意在扎龙一带滞留徘徊不去的呢？也许需要很多年才能参悟，那些貌似迷途与涣散的大水，其中蕴藏着自然之神所授怎样的玄机与奥秘？我们无法得知那些白色的大鸟，究竟是在哪一年的一个温暖的春日，如天上的白云一般飘来，轻轻降落在碧绿的苔地上，然后轻歌曼舞、筑巢产卵……当我来到这儿的时候，我眼前的这片绿色沼泽，已成为白色大鸟年年不离不弃的圣地和家乡。

如今在扎龙自然保护区内，栖息着本地鸟类 260 余种，以大型游禽涉禽例如丹顶鹤、白枕鹤、白鹭、草鹭，还有候鸟旅鸟例如野鸭、大雁、雀类为主；鱼类 46 种，昆虫 277 种，还有麝鼠、雨蛙、蛙、鳖等等——在眼前静谧安然的湖沼芦荡中，潜藏着一个何等自由喧闹而巨大的动物乐园。丰茂密实的苇草犹如层层叠叠的墙，在我的视线中看不见一只大鸟。无人的湿地为野生动物设立了一道道天然屏障，将人类无处不在的侵入脚步，阻挡在陷阱一般克敌制胜的沼泽地之外了。

在扎龙湿地，参观的节目其实颇为丰富：录像室可观看扎龙保护区的专题资料片；在野生动物标本厅，可见到生活在扎龙的几十种大鸟形态优美、栩栩如生的标本；还有人工饲养在笼中专供观赏的世界各地的仙鹤种类；最后将见到冬夏常年驻寨扎龙的成群丹顶鹤留鸟。

登上保护区管理局专为观鸟所建的五层楼高的望鹤楼，只见碧水





连天，芳草连天；水外有水，水天一色；湖面上浮漾着一圈一圈若隐若现的“涟漪”，波斯地毯图案似的静止不动。管理局的李长友局长说：那是野生菱角，开花时节，湖面就会变成一片金黄。

从望鹤楼五层平台的望远镜头里，我终于远远地见到了两只东方白鹤。它们蜷在一根木桩顶上搭起的草窝里，正在喂养刚刚孵化不久的雏鸟。据说这种鸟专栖于树顶，但沼泽无树，扎龙人为“引凤”而特地架起高高的树桩，搭起密密的窝巢——尔后苦等长达8年之久，终有一对儿白鹤自远方飞来，从此留守不去，将扎龙视为故园。在保护区内碧绿的堤埂上，我看见一只雪白的雌天鹅，正在一块高地上的阳光下耐心孵卵，雄天鹅却在堤下的水草边，泰然梳理羽毛……

今年春夏齐齐哈尔遭遇大旱，为保护湿地的自然生态，市政府紧急决定，调放上游水库及嫩江水源，为扎龙湿地大量补水，那是东北平原之肺，黑土地重又顺畅呼吸。在沼泽的边缘静静谛听，苇草深处传来声声鹤唳，如长笛宛转、小号脆昂，远播天外。

## 通 灵 仙 鹤

这是扎龙保护区的一项“绝活”——丹顶鹤留鸟的飞行表演。

那群白色的大鸟，从湿地边缘一处高地上的“放飞场”中结队走出来亮相的时候，一个个长腿长颈、昂首挺胸，洁净而矜持；一身素衣白衫配一顶精巧的小红帽，活像英勇潇洒的斗牛士。它们眺望远方，遥望长空，静默地各就各位等待出发。忽听旁侧的养鹤师傅发出一声类似鹤唳的长鸣，那几十只大鸟先后拉开距离，踮起脚尖，张开阔大的白色翅膀，唳扇着悠悠起飞；一阵强大的气流，如风如雨，从我头顶掠过，我的头发被吹起来，裙子被掀起来；那个瞬间我看清了它们巨大的白翅上，

镶满了黑色的尾花；眼前飞旋的白羽如雾气升腾，一时遮天蔽日；须臾间，洁白的鹤群已迅速升空，前后错落有致，一顶顶小红帽破云领先，长脖似剑，长腿如桨，舒展的翅膀柔软轻盈如朵朵祥云，飘飘欲仙；惊鸿一瞥，蓝天下只见一道道银光闪烁，那不是鹤在飞翔而是云在飞扬……

那个时刻，北国的天空中，云朵忽而隐没不见，被盘旋的白鹤覆盖了。

那个时刻，北国的夏季，清凉的大雪纷纷，如旗如席，迎风漫卷。

我从未见过近在咫尺的美丽大鸟，如此生机灵动、翩然乘风翱翔。

它们像一群崭新的超音速机群，在蓝天下进行着庄严而优美的飞行表演，间或变换姿势和队形，彼此配合默契；它们像一群天外来客，白色的精灵与天使，因对地球情有独钟而不思归去；它们硕大的翅膀从空中掠过，转了一个大圈儿，在地面投下移动的暗影；然后缓缓地缓缓地下降，一只接着一只，落在远处翠绿的沼泽地里。

丹顶鹤降落的姿态也是极为优雅的——在下降的过程中，逐渐减小翅膀舒展的幅度，慢慢收拢身后那两支硕长的“起落架”，就在即将接触地面的一刹那，身子前倾，弯曲的双腿迅即伸直，然后稳稳站立。此时巨大的翅膀已全部合拢，几近天衣无缝地覆于背部，翅膀张开时那边缘上黑色的羽花，犹如一把收起的伞，变成了一撮黑色的尾翼自然垂落——这一系列动作完成得如此漂亮而利索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却有一只“逃飞”的懒鹤，一直留在草地上东张西望地溜达。它用长喙调皮地啄人，然而你进它退，依然保留着对人的高度警惕。丹顶鹤是一种温和却极为机警的大鸟，我无法抚摸和亲近它。在鹤类驯化场，专为白鹤“接见”并与远方来客留影而设立的园中，扎龙鹤群中那一位最聪明漂亮的超级明星，从笼中款款走出，一派训练有素的国际模特风度，然后轻轻迈上树桩，长长的黑颈随之昂然翘立，迅速摆好了与人照

相的架势，仪态万方。听得相机咔嚓一响，便不耐烦地走下树桩，掉头而去。只有在池塘边洗澡的一群雏鹤，乳黄色的羽毛未丰，浑身湿漉漉地滴着水珠，摇摇晃晃地追来逐去地玩耍，一副未历世事、天真无邪的模样……

在扎龙保护区内的世界珍贵鹤类展览园中，见到形态各异的多种美鹤。其中有一只蓝灰色的赤颈鹤，来自印度斯里兰卡，身材奇高几乎像一只幼年长颈鹿，羽毛油亮，线条流畅，红颈银衣，头顶一朵菊花状的帽冠，每一根挺拔的冠须都金光闪烁，犹如一顶金质皇冠。故而步态傲慢，颇有王者风范。赤颈鹤生性凶猛，忽抬头昂然长啸，声如洪钟……

都说鹤通人性，一夫一妻制终身相守。雌鹤每年春季产卵两枚，若遇意外事故，雌鹤还会再次产卵两枚，直至成功孵化，可见仙鹤的天性中具有计划生育意识。鹤蛋呈灰白色，上有浅褐色斑点，由雌鹤与雄鹤轮流孵化，共同养育幼雏，夫妻恩爱平等，令人钦羨。只是听说曾有一只雄鹤因常常外出拍电视上镜头，受到外界诱惑，竟然移情别恋，跟另一只雌鹤远走高飞。它的“原配”痛心之极，在扎龙老窝上空久久盘旋，风声鹤唳，凄厉悲怆，哭声催人泪下，最后这只雌鹤不得不离开扎龙这个伤心之地，不知去向……

扎龙湿地的丹顶鹤群中，有过多少感人至深的亲情友爱呢？然而，仙鹤有爱，却不会有恨。面对至情而圣洁的仙鹤，人类是否多少会有些愧疚呢？

## 鹤 的 舞 蹈

我相信自己与鹤是有缘的。20世纪60年代末从杭州到北大荒下乡时，我报名的那个农场，就叫做鹤立河农场，隶属鹤岗市。想来在很

久以前，三江平原湿地上，一定曾经自由地生活着许许多多白鹤灰鹤，那地方因鹤得名。

但我到达鹤立河农场的连队时，几乎已经见不到鹤的踪影了。水库边草甸深处，偶有一只白色的长脖老鹤，细脚独立、低头于浅水觅鱼，有人走近，它便伸开翅膀迅速仰天起飞，单腿忽而变成两根，垂直悬挂于身后，瘦腿伶仃，白羽飘飘，大有仙风道骨之态。那一刻我几乎惊呆，尔后激动不已，从此固执地将此鸟认做白鹤，以给自己一点心理安慰。

但事实上，那时候三江湿地正被大规模开发成农田，鹤立河早已徒有虚名了。

1977年，我带着关于白鹤之梦的破灭与一线尚存的人生理想，来到哈尔滨读书后又留在那儿。有一天，在事先完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境下，白鹤突然出现了——它们以舞蹈的姿势，猝不及防地闯入我的视线。那是我生命中值得庆贺的幸运日，后来的岁月中，它仍不断地令我陶醉与回味。时隔20余年，当时的情形仍清晰如初、历历在目。

那是80年代初一个春天的清晨，我与一位邻居大姐约定去哈尔滨市动物园晨练。我们似乎是被一阵阵嘹亮的号角，或是高亢的呼唤所吸引，闻声走到了一座高大的丝网笼前。那一刻我的呼吸都几乎停止了，我看见了一群白色的和灰色的大鸟，不，是一群真正的仙鹤，正在笼中翩跹起舞——

银衣白裙飘飘，身材修长流畅，长颈长腿灵巧敏捷，灰褐色的眼睛彼此深情地凝视对方——它们几乎具备了天才的舞蹈家应有的一切优势，还有内心热烈而疯狂的激情。它们在清晨的第一线阳光中从容地展开了巨大的羽翼，然后轻盈地弹跳，凌空扑转，就像踩着音乐的节拍，一步都不会乱了方寸。伴奏的音乐流淌在它们的血液里，我们人类是听不见的。一只白鹤高雅地踮起足尖，将长喙伸向太阳的方向，一次又

一次,总是与其他的鹤擦肩而过,然后一个华丽转身,在笼中奔跑翻腾,掀起一阵忧郁的尘雾——这是白鹤的单人舞,高傲而又孤独;而双人舞的风格则完全不同,那是热情奔放而又光焰四射的:双鹤颈项相绕,四足灵巧地此起彼落,每一个动作都是互相呼应的,就像人类的拉丁舞那样配合默契;它们不停地追逐嬉戏、扇动着翅膀换位拍打,像是在拥抱与抚慰对方;鹤似以腾跃示欢喜、以展翅示仰慕、以交颈示情爱、以啄羽示亲近;那般缠绵悱恻、难舍难分,那样扑朔迷离、如影随形。鹤在舞蹈时,在天地间释放了它求偶的全部渴望与爱意,忘我忘情如痴如醉,令观者惊羨而自愧不如。当笼中所有的鹤们都一同起舞时,犹如风起云涌电闪雷鸣,一场气势磅礴而壮美的集体舞开始了,整个笼子似乎都在震撼。我听见了雄浑的交响乐,还有旷野春风的呼啸;然而,眼前白鹤的狂舞却旁若无人,依旧悄然无声地进行着。

那一刻我相信天下所有见过鹤舞的人,都会被它们的真诚率性而深深感动。

也许再没有哪一种动物,能比鹤的舞蹈更奇妙更精美更富于感情色彩了。20多年前我曾见过笼中之鹤的舞蹈,从此终身不忘。但也因而有一丝悲哀挥之不去,我只能想象着那些栖居在蓝天野地的鹤群,大自然辽阔的舞台,会使它们的舞蹈更加舒畅与自由。

在扎龙见到一位春夏常出没于沼泽,业余拍摄野生鹤群的企业家王克举,并参观了他自费建立的扎龙梦鹤苑主题公园。前后十余年,他拍下野生鹤冬夏生活形态图片近万幅,在梦鹤苑几排红砖平房的白墙上,悬挂着几百帧扎龙丹顶鹤与大天鹅的艺术摄影图片。色彩光影、雪雾水波、鹤立鹤飞鹤鸣鹤舞,千姿百态,让人流连忘返。

有人以这种方式,将仙鹤自创自演的舞蹈,在镜头中永久珍藏。

当然还有更为重要的另一种形式的挽留,留住湿地沼泽——适宜

野生丹顶鹤居住的自然生态环境。齐齐哈尔市政府及扎龙保护区,在这 20 多年间已是竭尽所能、不遗余力。李局长告诉我,扎龙的当务之急,需要设法将苇荡中遗存的几十家农户,全部迁出保护区。

北大荒是仙鹤的故乡。据悉,当年知青大量开垦的湿地,近年已陆续退耕还草。

我相信自己是与鹤有缘的:我的两个外侄女(我事先并不知情),公爹为她们各自起名为鹤立与鹤飞——愿以此怀念那些美丽的白色大鸟,再不会被我们忘却或忽视。

一道清粼粼的小河，沿着那郁郁葱葱的绿岛蜿蜒流淌。

小船儿顺水飘去，船头撩拨着从小岛延伸到水中的老榕树长而密的根须。它们懒洋洋地从树梢垂挂下来，如一道密密的屏障遮住了小岛的真相。

夕阳正从岛子的西边斜照过来，水波泛着金色，岛上遮天蔽日的榕树苍郁的树冠，开始变幻成橘黄和草绿相间的色彩，于是那屏障变得透明，从中显露出老榕树盘根错节的褐色的树根，犬牙交错的树枝，重重叠叠、千缠百绕地蔓延了整个小岛。相传这榕树岛早年只有一株小树，只因土肥水美，繁衍生息，根上发旁枝，枝头垂新须，年复一年，竟长成如此茂盛的一片水上森林，分不清哪是老根，哪是新枝；辨不明哪根树枝是来自哪棵树上，只见一株气势磅礴的老榕树，无穷无尽地向四周伸展，像一顶巨大的伞，覆盖了整个小岛。这无数根根相连的树枝，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，变成了一座榕树的殿堂、榕树博物馆。清幽幽的小河将它与四面的陆地断然分开，这榕树岛，真是名副其实的独立王国了。

一声鸟叫打破了黄昏的静谧。

一只白翅膀的大鸟，似乎有点像喜鹊，又有点像鸽子，从天空急掠而过，在树顶上盘旋片刻，欢欢喜喜地栖息在榕树顶上。这种白鸟，当地人叫白鹳。